

年度 TOP100 媒体盛宴

全球 600 名家故事精选

意林

感动卷

TOUCHING

一则故事 改变一生



《意林》编辑部 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意林2016~2017年度 感动卷

《意林》编辑部 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林. 2016~2017年度. 感动卷 / 《意林》编辑部
编.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98-2920-0

I. ①意… II. ①意…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世界-
现代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6214号

意林2016~2017年度感动卷 YILIN 2016~2017 NIANDU GANDONG JUAN

出版人 孙洪军
总策划 杜 芾
主 编 孙洪军 顾 平
责任编辑 施 岗
丛书统筹 王立莉
执行编辑 韦 娜
封面图片 TPG 影像
封面设计 李 倩
美术编辑 岳红波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香河华林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2920-0 定 价: 28.90元

启 事

本书编选时参阅了部分报刊和著作,我们未能与部分作品的文字作者、漫画作者以及插画作者取得联系,在此深表歉意。请各位作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及赠送样书。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塘商务大厦1501室《意林》编辑部(100022)

电话:010-519086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意林2016~2017年度

感动卷

目录

CONTENTS



念亲恩



让它自己飞·····	刘 塘	001	男人的面具·····	刘 塘	011
女儿别怕，爸爸与你平静相依·····	汪永忠	002	最可怕的不是骗子，而是孤独·····	艾小羊	012
奶奶走后的这些天·····	胡 佩	004	说·····	张 铮	013
戒毒者的故事·····	尤 今	005	“不按牌理出牌”的行孝之道·····	尤 今	014
雪地里的母亲·····	[日]水上勉 译/陈德文	006	别让父母在你面前变得小心翼翼·····	韩路荣	015
所谓父女一场，不过互诉衷肠·····	冯小刚	007	活得比父母好，该不该有亏欠感·····	吃饱了睡	016
想成为一棵树的男人·····	爱玛胡	008	我们和死亡之间隔着父母·····	陈凤兰	017
只有左手的手套·····	小 米	009	你只是“喜悦”，但并不“愉悦”·····	刘威麟	018
你的梦想是靠牺牲父母换来的吗·····	伊 心	010	心愿·····	[法]亨利·德·雷尼埃	018



爱的故事



情话是一门失传的艺术·····	毛 利	019	一份穿城送去的便当·····	坏蓝眼睛	024
找个有趣的人白头偕老·····	正经婶儿	020	嫁人易，寻爱难·····	李 婧	025
男生都喜欢软妹子吗·····	龚莞婷	021	看见孤单的孩子·····	梅尔顿	026
“不够美小姐”的独白·····	荞 麦	022	你那么痴情，还不是只感动了自己·····	杜依轩	027
皇帝的软饭·····	泡泡唐	023	绝交信·····	姓班叫主任	028

为你存酒·····	刘若英	029	一休本是有情僧·····	汤园林	038
爱的自以为是·····	刘小昭	029	愚蠢的约定·····	张小娴	038
永远爱的那个小孩儿·····	黄磊	030	《老人与海》与马诺林·····	蔡洪滨	039
友谊的小船为什么说翻就翻·····	张斌璐	031	防偷吃的·····	徐文兵	039
滋水·····	邱金萍	031	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发生了爱情·····	王琼华	040
假装无情·····	入江之鲸	032	碗底的鱼肉·····	尤今	041
你的傲娇一文不值·····	正儿	033	那段消失的记忆·····	安定医院郝医生	042
深到骨子里的教养，是不对亲近的人发脾气·····	姚瑶	034	爱的证据·····	孙道荣	043
要回来的礼物·····	张亚凌	035	给猫一个家·····	柯志远	044
原来霍建华并不是冷男孩·····	小左	036	我们俩都老了·····	杨绛	045
爱是一种仪式·····	咪蒙	037	瞞·····	浦西金	046
山路·····	席慕蓉	037			

锦年情事

为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	础德	047	对男神表白是封住自己的退路·····	燕公子	061
我选择和你一起谈恋爱·····	柒叔	048	永远欠青春一句告白·····	陆鸡鸡	062
如梦令·····	墨明棋妙	049	相逢·····	[挪威]鲁道夫·尼里森 译/佚名	063
你是我望尘莫及的美好·····	陆浓	050	我是怎样告别青涩时代的·····	西北吴彦祖	064
我的男神叫宋玉·····	孙晓迪	052	“谢谢”毒舌·····	坏蓝眼睛	065
把月牙儿喂大·····	王小相	053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台南阿呆仔	066
初恋未告白·····	高小方	054	追求者多，不见得是好事·····	蒋佳芮	067
表情·····	子沫	055	你可曾这么长久而深沉地爱过一个人·····		
暗恋你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事情·····	四毛	056	·····文：语笑嫣然 讲述者：贾小樱		068
路人·····	西贝	057	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都不及第一次遇见的你·····	浅步调	069
幸运的是，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喜欢我·····	花青瓷	058	未曾寄出的情书·····	绿亦歌	070
忍住了看你，却忍不住想你·····	仓央嘉措	059	你这病，初步诊断是遇见了爱情·····	柒先生	072
请不要忘记内心的那个少女·····	柏邦妮	060	别了，姑娘·····	张玮	074

生命颂

鬼谷子精辟说“交谈”·····	刘世河	075	钥匙·····	李家同	078
生死搏杀·····	王淼	076	像男人这样的生物·····	张小娴	079
春天·····	[德]赫尔曼·黑塞	077	曾醉·····	五子	079

生路密码·····丁皎年	080	早开的晚霞·····林宥嘉	088
稻村先生·····唐辛子	081	小人物的生命亮度·····马少华	089
见坏要收·····亦舒	081	今天我面试了一个67岁的人，他与母亲同龄·····舒为	090
羊碑·····姜宝虎	082	要学会忍住心中的痒·····郝金红	091
嘴炒红烧肉·····余华	084	有机之死·····冯小涓	092
真爱的主语是“我们”·····罗西	086	“蜜罐蚁”的职责·····段奇清	093
胡马依北风·····席慕容	087	暗夜听漏人·····明前茶	094

命运赞歌

吃好睡好，就是人生的意义·····蔡澜	095	喜欢吃鱼，就不要怕刺·····巫小诗	108
盲人、孩子与狗·····喻丽清	096	落梦扶桑·····程中一	108
撞鸡汤·····曹林	097	抱膝看闲街·····马德	109
一个小婴儿教我们的事：人生就是为了奇迹而努力·····Joy	098	他用37年造了座原始森林·····佚名	110
重的东西，要轻轻地放·····桃花石上书生	099	耳洞·····邱毓贤	111
朋友圈里的陌生人·····清浅	100	女孩们，不要稍微降低哪怕一级·····韩松落	112
谢谢在微信群里负责“哈哈哈”的你·····李月亮	101	你离我很近·····[罗马尼亚]卢齐安·布拉加 译/高兴	112
你的弱点藏在你的朋友圈里·····夏半月	102	布袋莲·····林清玄	113
导盲犬的道别·····陈芸英	103	猫人·····[美]罗杰迪安·基瑟 译/佚名	114
感谢她，让我看清不离不弃的意义·····八月长安	104	别轻易向人诉苦·····张宝峰	115
世间冷暖，尽在胖瘦之间·····吴淡如	105	陪你到世界末日·····九夜茴	116
世间最温暖的敌对，叫作相爱相杀·····周宏翔	106	答案在风中飘扬·····[美]鲍勃·迪伦 译/佚名	117
年轻是最大的资本·····陈佳怡	107	骑摩托的女“总裁”·····蔚新敏	118
珍惜免费·····高小宝	107		

我爱我家

饭桌上，总是站起来的那个人·····孙道荣	119	妈妈用自己的饭菜送你去山川湖海·····倪一宁	126
阿爸，我的腿断了·····黄金雄	120	颜值高的人会更幸福吗·····雅惠	127
一个人看着一个人看着一个人·····樊小纯	121	有些错，要用一生的努力去弥补·····刘同	128
王健林与王思聪：新型父子关系·····仇婷	122	日本：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这样的·····徐静波	129
别再嚷嚷起跑线，你就是孩子的起跑线·····谢可慧	123	文学史上“经典的哭”·····黄洁媚	129
看见对方的底牌·····吴伯凡	124	愿天下刻薄人老成“大白”·····耶雅亿	130
爸爸妈妈，请你们做个合格的父母·····明爱暗恋补习社长	125	歧视里的爱·····倪一宁	131



青春派



彭蕾为什么能获得马云的信任·····	苗向东	223	和吴奇隆刘诗诗做生意是种什么体验·····	王 峰	232
微信聊天中“嗯”和“嗯嗯”的区别·····	陈 武 魏 华	224	我不拥有任何人·····	张小娴	233
鸟兽不可与同群·····	冰 心	225	因为喜欢你的勇敢·····	药师兜	234
麦兜：但愿你满足于做一个幸福的吃货·····	十 二	226	Emoji表情：给你的社交恐惧症一枚解药·····	楠 楠	235
我不想自己看这落寞的人世间·····	南瓜南瓜	227	十五年，我已长大，而他永远都是柯南·····	鹿 遇	236
五只蜗牛如何告别世界·····	王新芳	228	卡卡西：木叶村的稻草人·····	药师兜	237
美人鱼·····	黑豆梨	228	少男病·····	王宇昆	238
时尚的梁山好汉·····	刘丽朵	229	温柔地说话·····	张小娴	239
鹿丸的理想生活·····	药师兜	230	幸好此生遇见你，火影忍者·····	吃肉的Kris	240
苦难不值得迷恋·····	阿 营	231	好墨不惧水浸·····	王月冰	240





让它自己飞

□刘 墉

美国大峡谷的一种兀鹰濒临绝种。保护野生动物专家爬上悬崖，抓走了几只小兀鹰。

他们把小兀鹰养大，使其交配、孵化，在人工建造的大箱子里，制造各种自然界的现象，让这些兀鹰去适应，再为它们编号，放回山谷。

“当兀鹰已经濒临绝种时，我们不愿冒险，让那仅有的几只自生自灭，所以帮它们繁

育。”野生动物专家说，“繁育不是豢养，只有让自然的回归自然，才是保护野生动物的精神。所以我们先教育它们，再放它们回去！”

信天翁是世界上最大的飞鸟，两翼展开，可以达到三点四米。

据说信天翁孵化出小鸟之后，公鸟和母鸟会不停地喂食，把小鸟喂到几乎有双亲两倍的体重。然后有一天，大鸟突然振翅而

去，再也不回头。

小鸟就这样不吃不喝，一直瘦到正常的体重，终于在饥渴难耐之下，从悬崖一跃腾空，展翅飞翔。

送鱼的时候，别忘了送网；送米的时候，别忘了送谷子。

拖着孩子走半辈子的父母，可能继续被孩子拖累一辈子。

（田宇轩摘自《刘墉谈人生书系·人生的真相》）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张翀

2006年2月4日，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天。正在上班的我接到了美国贝勒医学院发来的邮件，我的博士申请已经获批！我欣喜若狂地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可还未来得及开口，电话那头传来妻子沉重的声音：“你先回家一趟吧，女儿的身体可能出了点儿问题。”一种不祥的预感让我顾不上多问，立刻赶回了家。

女儿在学校摔了一跤，随即神志不清，意识模糊。我的心遽然一紧！难道我曾经的怀疑真的将变成现实？

一个多月前，我送女儿上学时就发现了她的异常，她频繁跌倒，

维还是正常的，但已经吐字不清，她肯定患上了棘手的疾病，再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女儿别怕， 爸爸与你 平静相依

汪永慧

者由第18对染色体上的NPC1（跨膜蛋白）基因突变所致，极其罕见，无法治愈！几乎没有孩子能活过10岁！患者在幼儿时期发病，先是手抖、斜视、手脚无法协调、语言出现障碍，渐渐会智力退化、肝脾肿大、抽搐，最终全身器官衰竭而死。现在女儿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中期，智力正在迅速退化，接下来速度会有多快，谁也无法预料。以目前的医学水平，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我一个人跑到医院外号啕大哭。妻子痛哭着依偎着我：“我们学医这么多年，可上天为什么偏偏给女儿安排了不治之症？”她决定回昆明辞掉工作，全心在医院陪伴女儿治疗。我明白，这是一个母亲肝肠寸断的陪伴。

生命的寒冬女儿别怕， 候鸟爸爸是你永远的春天

2007年11月底，女儿病得连床都起不来了。喂水喂饭时，她常常呛出来。为了不让我们难过，她即使呛得再厉害，也会马上张开口等妈妈喂下一勺；每次女儿被治疗折磨得难受时，她会伸出小手去摸妈妈，有时因手抖得厉害而摸不到时就发出呜咽的喉声。因为实在无法进食，我们俩开始给她鼻饲，女儿挺着小小的身体，痛苦地配合着。医生走后，我以同行的身份去和主治医生商量下一步治疗方案。

可此时，女儿的情绪出现抑郁，一向乖巧的她一连三天拒绝进食，第四天，女儿虚弱地睁开眼睛：“爸爸，放了我吧，我，不治了！我，难受。”我心中滚过一阵悸痛。

我再次飞奔到主治医生病房，取消自己过度治疗的建议。医生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还是尊重孩子的意愿吧。”

我走出医生办公室，泪如决堤。

傍晚，我将决定告知了女儿，



虽然从表象上看可能是腿抽筋，可我还是怀疑女儿神经系统方面出了问题，为此特意查阅了一些共济失调方面的资料。这并非我多疑。

我和妻子将女儿送往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却始终无法确诊。女儿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以前每次回家前都要到学校门口的西餐店去给她买她最喜欢吃的蓝莓蛋挞。这次我故意拉着她走过西餐店门口而不提此事，女儿的小手在轻轻用力，示意我停下来。她口齿不清地说：“爸……挞……”作为一个医学专业人士，我太明白了：孩子患

2006年5月，我的女儿最终在湖南湘雅医院诊断为共济失调综合征、症状性癫痫、肺部感染，但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这不是根本病因。

那一天阳光安好，微风习习。我坐在医院外的长廊里等妻子去拿化验结果。妻子去了很久，她回来的时候，我远远地看见她面色苍白，她走近我，颤抖着打开病历放到我面前，我只感到眼前一黑。女儿终于被确诊——由于基因突变，她患上了尼曼-匹克病。

尼曼-匹克是一种代谢疾病，患

女儿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天晚上，我看到女儿正在努力地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病历和笔。只见女儿拿到笔后，努力在病历上画着什么。我心中一喜，要知道女儿手抖得连勺子都拿不住啊，可是热爱绘画的她能坚强地握紧笔。我凑近一看，女儿画的是病房窗外一小方天空，电线错落交织成一张网，鸽子飞过去是忧伤的弧线。女儿痴迷地看着窗外渐渐黯淡下去的天空问我：“我，病好后，你带我去画画，行吗？去大森林、海边、雪山，有大树、有松鼠……我想，画下，世界。”我鼻子一酸差点儿哭出来。工作一直忙，从未带孩子出过远门，大海和森林在她脑海里还是电视里的样子。

凌晨两点钟，我在医院冷清的走廊做了大胆的决定——出院，带她去好好描绘这个世界。我要陪着孩子坦然接受有限的生命，一起从容地面对告别，一起在短暂的生命旅程中，尽情地感受一草一木的眷恋。

2007年12月22日，我为女儿办理了出院手续。我问女儿：“从今以后，咱再也不进医院了，爸爸要带你去很多地方写生，高兴吗？”女儿不敢相信：“我没法走路。”我说：“没关系，爸爸抱着你！”

对生命的敬重不一定是竭尽所能地拯救，也可以是无法挽救时平静地相依。

经过慎重选择，由妻子工作，我全职带孩子上路是最好的办法。虽然我工作收入更高，但是妻子体力有限，很难护理孩子、四处行走。

不再惧怕告别来临， 爱你的父亲在微笑目送

我们父女俩的第一站是长白山。女儿没见过森林，我要带着她从北向南走，做一只因爱而生的候鸟。

我抱着女儿先坐火车奔赴长春。原本欢天喜地的女儿一上火车，忽然抽搐起来，立刻神志不

清、口吐白沫。周围乘客吓坏了。我立刻把她平放在座椅上，头部放低，为她做心脏复苏按摩。约40秒后她终于缓过劲儿，半小时后完全清醒。我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一路有惊无险，我们终于到达长春。随后，我们父女俩搭客车来到了长白山地下原始森林。

回到旅馆，我给女儿做康复理疗。我拿出血压仪，女儿马上伸出手臂。要知道以前她抬一下腿、伸一下胳膊，都是非常艰难而缓慢的。旅行不但令她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连运动障碍都有了很大改善！欣喜若狂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妻子，我们俩在电话中喜极而泣……

在长春的最后几天，女儿因水土不服有些不适，完全吃不进东西，我于是亲自给女儿插鼻饲。看着女儿难受地仰着头，眼泪都流了出来，我都有些下不去手……好不容易插好了，女儿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多喂、病好、吃蓝莓蛋挞。”她还记得蓝莓蛋挞！我惊喜地问：“还记得在哪儿吗？”她艰难地说：“学校门口。”女儿脸上洋溢着欢喜和憧憬，我仿佛看到了多年前，那个扎着羊角辫、站在玻璃柜台前踮起脚尖的女儿。曾经幸福那么满，我喉头哽咽。

在长春生活了一个月，我们父女俩转战北京。我抱着女儿走过北京的一条条大街小巷。买了串大糖葫芦后，女儿说：“我自己画。”她不要我再握她的手，而是自己慢慢拿起笔，用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以减少抖动。画了很久终于完成，她举起画纸给我看。每一颗山楂在女儿笔下都是溜圆的，在街角忧伤的胡琴声中，女儿的笑脸纯净而灿烂……

西安、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贵阳……我在地图上曲曲折折标出我们走过的路。女儿画了几百张画稿，我写下数万字旅行日

志。怀抱孱弱的女儿，我用脚板一寸寸丈量着她眷恋的土地。

2011年年底，我带女儿来到厦门。站在跨海大桥上，女儿忽然问我：“人死了，是不是会变成一滴水？”我点了点头：“对，每个人都会死，但他们并没有离开世界，他们只是离开了人间。他们和我们分享着同一个世界，有不同的生命模样。比如变成一棵树，一滴水。”女儿若有所思，她用瘦骨嶙峋的小手轻轻抱了抱我。我喉头哽咽。

在这个重复演着患得患失、物欲横流的世界，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我粗糙的心被孩子那双稚爱的眼睛和柔软的小手抚摸得热浪汹涌。

在我倾心的照顾中，女儿的精神状态一天天好起来。她和我一起感受着万物的死亡和复苏。“海上生明月”“长河落日圆”在大自然的循环中，她认识并接受了死亡。她开始觉得自己就是一棵树，一滴水，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与自然的能量场相融合。

2012年1月，我带女儿来到丽江。这是我们近2200个日子走过的第22个城市，它宁静闲适，空气清新。一家旅馆老板得知了我们的故事很感动，将最好的一间房以每晚60元的价格租给了我们。一推开窗户就可以看见玉龙雪山，女儿把画架支在窗边，画累了，就靠在我身上小憩。博士学位，高薪体面的工作，这些曾经是我梦想的一切！但现在我全都不在乎了，眼前宁静的生活，在我们父女心目中是最美的画面。

今日，我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和女儿真正告别，可我知道这告别将不再悲恸欲绝。因为彼此相携，努力走到了最远。孩子生命的最后时光是从容、宁静和满足的。我作为候鸟爸爸将一路用温暖的翅膀拢住我的女儿……

（秋刀鱼摘自阅读时间 图/孙红岗）

当外面的世界车水马龙，当周围的世界安静屏息，睡不着的时候，我突然看懂了一件事——所谓的生离死别，人们一开始也许都意识不到，直到彻底失去，永不再见，才会慢慢呈现，像树纹一样一圈一圈随年轮长进树干里面，外人看不出，生命本身却知晓。

今天是2015年6月13日，奶奶在那冰冷的地下已毫无知觉地躺了36天。

奶奶的离去，让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悟衰老与死亡。当我望着奶奶年轻时的照片，我无法相信那个特别精致，格外讲究，坚持写日记、练大字，为儿时的我熬药、削铅笔、改作业的奶奶，就这样永远见不着了。

菲利普·罗斯曾说：“衰老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屠杀。”我想，年轻时在南京穿着婚纱、烫着卷发、说着英文的奶奶，肯定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老成后来的模样。

我记忆中的奶奶身体一直很好，几乎没吃过什么药。直到80岁那年意外摔倒，才使得健步如飞的她，什么都咬得动的她，一瞬间衰老。后来，腿好后的奶奶，背渐渐驼了，听觉也不行了，曾经一心想乘飞机满世界游的奶奶，不得不蜷居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每天看着活色生香的日子离自己越来越远。到后来，她终日躺在床上，更是老得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

也许，人一老，就变小，不光身体变得瘦小，连精神也如此。有时候，我们一回去，奶奶便像没断奶的婴孩一样，眼巴巴地望着，怯生生地黏着，怎么也舍不得我们走。直到不得不起身离开了，奶奶便爬起来，拄着拐杖倚着门框摇手目送我们出院门，然后开始日日掰着手指等候我们下一次的到来……

寿则多辱，路暗且长。生命到最后总会像筛子，将年轻时的兴趣、喜好统统筛走，唯让老来的日子越来越孤独、越来越无趣！

一开始奶奶是极其怕死的，但奶奶活到最后，总会念叨：“怎么还不

死呢？阎王爷把我忘记了吧？”

也许，对老人而言，死亡是一点点降临的。

4月27日上午，奶奶还帮爸爸削了两个莴笋。可是等爸爸回来喊奶奶吃午饭，奶奶便已无法说话，无法直立。等我赶到时，93岁的奶奶，生命已像风中的蜡烛，只剩一点点光亮。但奶奶仍用仅剩的生命力，负隅顽抗，又熬了8天9夜，才熄灭最后的火焰。

即便如此，那时候的我也极不愿相信奶奶会走。所以，当妈妈在电话里讲，奶奶好像好些了时，我深信不疑。其实，那是奶奶的回光返照。

去世的那天上午，奶奶从婶婶手里抢了馍，自己一点点掰碎，往

口里塞，直到最后一点点碎末，也一一抹进嘴里。婶婶怕奶奶卡住，连忙喂点儿牛奶，牛奶喝了大半瓶，馍却怎么也咽不下。婶婶用餐纸包走奶奶吐出的馍，难过得背过身，不忍看奶奶大口喘气的样子。

我不知道奶奶临终前遭受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我只知道，在她不好的日子里，我们坐在她身边，一一握着她的手，她侧歪着头，看不见我们，也说不说话，但知道我们在，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后来等到远在他省的弟弟抱着娃娃回来，奶奶居然睁开眼睛，扯着嘴角心满意足地笑了。

次日，当街坊邻居陆续来看奶奶时，奶奶一直摆手。别人问她：

“是快好了，不会死了吧！”奶奶摇头，然后别人又问：“是不会好了？”奶奶点头。

我目睹了奶奶这几年来，在死神的阴影下，一步步退让，终究到了退无可退的境况——当最后我给奶奶洗脸时，她的皮肤薄得像张纸，双腿瘦得皮包骨，每喂几口水，就会呛得咳嗽。原来，到最后，我们连吞咽与言语的功能也要统统还回去，只剩呼吸。而最后的最后，连呼吸也停了，一个人便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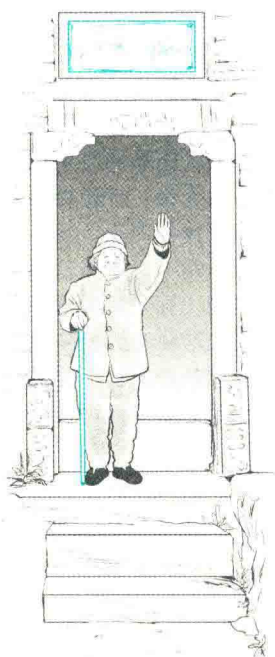
但一个人的消失并不是完全地消失。为奶奶守夜时，妈妈对我说：“我脑海中你们的奶奶，是斜着嘴角笑的那个，不是脸颊塌陷、睡在棺材里的那个……”

奶奶走后，生活好似也逐渐回归正常。但总会频频梦见奶奶没有死，我到处给她找穿的，找吃的，然后，醒来，发现奶奶真的不在了——那个很会烧菜却不曾吃过一口我亲手烧的饭菜的奶奶，真的不在了。一想到这儿，便会恍若隔世般难受起来。

如果夜晚是星星的院落，思念就是落满秋叶的路，来不及打扫，又为新的红叶所覆盖。奶奶的生日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每逢她生日，

奶奶走后的这些天

胡佩



我总会买上很多吃的穿的去看她。但今年的中秋，月亮还会那么圆吗？当我们吃着月饼，唱着《月亮粼粼》的时候，奶奶会在天上看着我们吗？那一刻，会不会好想像童话里的小女孩，擦亮一根火柴，就可看到火光里的温暖？

很舍不得奶奶走，但也不想奶奶活着受罪。也许，正如爸爸所说的：“奶奶九十多岁了，天天望着天花板过日子，还得操心儿孙的事，活着也是一件很辛酸的事，所以，走了好，对她是解脱！”

是啊，时间在飞逝，死亡是终点。世界是我们想象的画布，生活像不停旋转的黑洞，随时随地裹挟着我们往一切不确定的地方去。爱至尽头，梦至虚无，不如把死亡当作瑰丽的梦境，把落日看成凄美的绝景。

在时光的倒影里，我们得学会与“理想之外的不理想”握手言和。在命运面前，该来的总会来，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没有人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至少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活！

其实，衰老与死亡，自然得就像那天上的雨云，它能让天空灰暗，也能滋润万物。所以，面对它们，既不要哭，也不要笑，要试着理解，要学会接受！

虽然总是会有那么一些时刻，某些封存得像巨浪一样扑面而来，让我们躲无可躲——就像睡着了所做的梦，没人能提前知晓，提前解密！

所以，我宁愿相信，三维之外定有那么一个空间，那儿的生命不像寒夜的冰挂，一碰就断，彼此间的情感也不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推就倒。那里有爷爷，有奶奶，有所有过去的过去，百年不变，千年不换，那里的人们永远不必为生活担忧，也不用为现实焦灼……

如今，奶奶真的走了，而我将带着她的某些特征继续活着，也许鲜花会凋落，绿叶会腐烂，但爱会在失去中一代一代不可思议地绵延！

(图/周公子)

戒毒者的故事

□ 尤今



在戒毒所和多位青少年攀谈，发现染上毒瘾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大理由。误交损友而好奇尝试、失意沮丧而逃避现实，是两大主因。

贼船易上难下，沉沦毒海易如反掌，然而，摆脱毒品却难若登天。一方面是因为毒品的诱惑性太大；另一方面，凡是戒毒者，都必须经过好似地狱般的痛苦熬炼，意志不够坚定者，往往半途而废。

表面上看来，戒除毒瘾，仅仅需要14天的时间，然而，这只不过是形体暂时离开毒品罢了，精神上的依赖，依然是存在的。戒毒之后，如果五年之内没有重染毒瘾，才算是真正摆脱了毒品。

在这关键性的五年内，亲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更明确地说，亲情，是戒毒者解除毒瘾的一帖灵药。

听了许多动人的故事，都是与亲情有关的。

说说其中一则最触动我心的。

“我父母在一场意外中丧生，祖母一手将我抚养成人。

读初二那年，在学校门口碰见一位失学的朋友，他问我要不要逃学，跟他去玩玩，我迷迷糊糊地答应了。他带我去一个偏僻的地方，教我追龙。从那天开始，我就变成了一只魔鬼。我旷课逃学、惹是生非；骗钱偷钱、扒钱抢钱，最后，被学校开除了，流浪街头。祖母知道这一切后，流着眼泪劝我、哑着嗓子说我，然而，鬼迷心窍的我，当她在唱歌。有一回，深夜回家，竟然看到她跪在我父母的遗照前，苦苦哀求我父母显灵助我戒除毒瘾。她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居然为了我而跪在地上，向自己死去的儿子媳妇求救！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是禽兽不如！以后，连续两年多，我试着戒毒，可是，谈何容易！有好几次，毒瘾发作时，我在深更半夜跳入海里，企图借着冰冷的海水来冻死我体内那只魔鬼，但是，人几乎被淹死了，却杀不死那该死的毒瘾！祖母对我，始终没有放弃希望，每次我进了戒毒所，她总不死心地来探望我，给我打气，可是，毒品，实在比妖魔鬼怪更可怕，硬是死缠着我不放。戒毒中心，进了又出、出了又进，在毒海里浮浮沉沉，无论如何也戒除不了。记得那一回，我正躲在一位损友的家偷吸毒品时，有人来报丧，说祖母死了。那一刻，我如遭雷殛，觉得祖母好像是刻意以死来劝诫我的。当时，实在痛苦得承受不了，把头往墙壁撞去，结果，头破血流，进医院缝了很多针。祖母的死，使我彻底醒悟了，我也从此戒了毒。”

这个戒了毒的人，如今任职于某间戒毒所，向所有前来戒毒的人现身说法，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的故事。

“我戒毒戒得太迟了。”他为自己的故事下结论，“祖母永远看不到了。”

(潘光贤摘自作者的新浪博客 图/李坤)

母亲的棺材是长一尺七、宽八寸的座棺，同城市里常见的细长的白木寝棺相比，显得十分寒酸。砍削的四分厚的榉木板，简单地钉在一起，粗劣得很。

棺材用红、黄、蓝三种颜色的纸旗和假花装饰起来，停放在玩具一般带有木栅栏的古老的棺台上。这棺台是村里的公有物，这里不知停放过多少死者，无数的岁月刻印在栅栏和杠棒的木纹上。

天刚放亮，人们就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将母亲的棺材从廊缘上向外抬。变化不定的天空，这阵子又阴沉得像黑锅底，下起大雪来了。我抬的是棺材的后杠，准备半路换班。我的前面，是哥哥的儿子和弟弟的儿子，他们穿着白色的丧服，额头上缠着写有“孝”字的三角纸。

母亲咽气是前天中午。我在信州，从电话中得知了消息，15日夜里赶回村里。

母亲不说话了，被放在丧屋的草席上。弟弟揭开蒙在母亲脸上的布，母亲仅存的一颗门牙微微显露着，她嘴唇合拢，紧闭双眼，肤色青灰，硬直地躺在那儿。我把手掌放在母亲的前额上，请她宽恕我这做儿子的不孝。母亲临终前我还没来得及和她见上一面。我的手指肚感到一阵冰冷，这才知道母亲真的

死了，无限的思念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从除夕到正月初十，母亲一直躺在一间屋子里，我的眼前浮现出在那里和她谈话的情景。当时母亲意识清醒，也能开口说话。她总是冲着我笑。她一笑，那颗到了八十二岁依然未掉的门牙就显露出来。

我们抬着棺材，出了家门，来到村中的小路上。积雪之中只扫出一条小径供人通行，路旁排着吊丧的人，双脚埋在厚厚的雪堆里。其中，有很多是东京和京都的亲友。告别仪式在母亲一直住到八十二岁的家里举行，无法请吊丧的人进去，我们也只好在走廊下烧香，风雪不时扑打过来。在和尚念完了冗长的经之前，人们只好排在道路旁边等待着，雪花纷飞，手足冻僵了，有的人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

葬列的先头，走着五个身披红蓝袈裟的和尚。他们念着经，一边走，一边摇着铃、鼓和磬。后面跟

着死者的遗族，手里捧着白木的饭盘、牌位和照片。接着是母亲的棺材。由于我在队伍的后头，所以可以看到大雪纷扬之中和尚的行列，还有跟在后头的我家全体亲属以及面向着这个送葬队伍的近百名吊客。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神情，拂去沾在睫毛上的雪片伫立着。我的手扶着母亲棺材上的杠棒，想起自己六岁至九岁那个时候，在母亲的带领下，雪天到村里乞讨的情景。我到家家户户门口，“释迦，释迦”地叫唤几声，里边就伸出一只手来，给我些点心和煎豆。2月15日，是释迦涅槃的日子，村里的人们给那些一大早就站到门口的孩子，准备好了精心制作的施物。母亲领着我和哥哥，摸黑走出三昧谷，在有六十二户人家的村里转悠着。

“释迦，释迦！”

孩子们站在门口高声叫喊。于是，里面响起了大人们的声，问道：

“是谁家的孩子？”

“六左家的勉。”我回答。

“六左”是“六左卫门”的略称，这是我家的屋号，“勉”是我的名字。村里的孩子平时的称呼就是屋号加上自己的名字。门缝里伸出的手，攥着点心和煎豆，那手大多布满皱纹，是家中老人的手。老人怕门开大了会有雪吹进去，所以只打开一条缝，把施物递过来。母亲眼看着我和哥哥把讨得的点心、煎豆装进布袋，然后催促道：

“好，快点儿走吧，学校要上课啦。”

说罢，她先加快了步子。这是我九岁之前的记忆，当时母亲三十岁光景，或许还不到呢。母亲也不裹毛毡，她抓起我的手，在六十二户人家的门口快步转悠着。

棺材离开村口，来到墓地前面的阿弥陀堂，乡亲们披着毛毡，打着伞聚拢到广场上。母亲干过跑腿的差事，村上六十二户人家，几乎家家都跑遍了，所以认识许多人。

堂前是四根木桩制成的棺台。和尚们排着队，等着棺材的到来。

母亲雪地里的

□「日」水上勉

译/陈德文



春天的时候，我、震云、王朔、姜文约好请女儿们吃饭。孩子们都长大了，亭亭玉立，坐在我们对面。席间一派民主，我们都没有演父亲，一点儿正经没有。酒后我问女儿：跟我们吃饭你觉得有劲吗？女儿答：还行。又问：没觉得我们老不正经吗？女儿答：你们还挺真实的。我搂着女儿左右开弓亲：谢谢啊，这评价太高了！

一次酒中，女儿问：为什么会常常怀疑自己？老王朔语重心长地对她说：眼下的，自以为代表正确的，毫不怀疑代表正义的，哪一位不是漏洞百出？抢在别人怀疑你之前，先自我怀疑总好过自我催眠以为自己代表正确要少现很多眼啊。女儿终于卸下思想包袱，粲然露齿，爷儿俩碰杯，把酒言欢。

生女儿是福气，真的，不信你们可以到医院去看看，儿子要么



冯小刚

所谓父女一场， 不过互诉衷肠

不来，来了也是逛一圈就走，待不住。陪着一夜一夜熬的都是女儿。很多年前我就很羡慕那些在夏夜的晚风中由女儿挽着胳膊出来纳凉散步的老家伙。那景象让我耿耿于怀许多年，终于老了，而且拥有一双女儿，我很知足，

我们把棺材放在台座上。菩提寺的和尚，郑重地焚了香，坐在曲录椅上，念起经文来。这时大雪不止，弟弟在曲录椅后面撑着大伞，保护和尚刚剃的光头不被沾上雪花。读经结束，村里共有的棺台、灯笼、纸花，都一并收进堂内。装着母亲的棺材，又由我们抬着，走向三昧谷。这条三昧谷听说是大正末年辟为坟场的，因为我的出生地叫花子谷，早已被墓地占满了。从阿弥陀堂到那里，要走一段很远的路。村里人，还有从东京和京都来的人都在堂前告别。参加埋葬的人很少，除我们家人之外，只有十几名近亲和志愿者。

谷内被一尺多厚的雪埋住了，前方六体地藏的屋脊，极力探出头来。分不清哪儿是路，哪儿是山。棺材由四个人替换着抬，脚下老是打滑。好容易上了丘陵，放下棺材，按照先头前来打坟的村里值班人的指点，各人抄起铁锹筑起一条坚固的小路，然后将棺材放在土坟边。

“这里是你们父亲的墓穴，这

里是千太郎的墓穴，你们的母亲躺在这里，不会感到寂寞的……”

打坟的是位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他站在飘舞的风雪之中说。弟弟和哥哥都向这位老爷子深深低下头表示感谢。老爷子告诉我们，他拨开一尺多厚的积雪，地面好不容易露出来了。仔细查找一番，这里确实是掩埋五十年前死去的祖父千太郎和十年前死去的父亲的场所。

把绳索套在棺材上，拉着四角的绳头儿，慢慢地将母亲放入地下。土坟打了两米多深，旁边堆满了红土。新挖上来的土也落满了雪。脚下滑溜溜的。我们人人手执一把铁锨，将周围的红土向母亲的棺材上铲。混着雪水的泥土湿漉漉的。周围的人向棺盖上投纸花，棺材很快和这些纸花一起被土掩埋了。我们把泥土全部堆在母亲的棺材上，垒了一个又圆又高的坟。然后放好白木饭盘和茶碗，将准备好的青花竹筒栽上，再插上一根供香的细竹，于是，母亲的墓就这样做成了。从哥哥开始，我们五个儿子

其他的不在话下。

在海边放孔明灯时，大人们许下一个心愿，用毛笔书写在纸灯上放飞。比如升官发财、把仙女据为己有之类。我问小女儿有什么愿望要我代笔，她不假思索地答：不吃饭！不睡觉！不拉臭！童言无忌，这梦想多简单，爱憎分明，代表了广大少年儿童的普遍心声。

我的女儿小名叫朵儿，不知不觉已经五岁，渐渐出落成妖精一样的美女。近来得闲，常坐在露台上陪小妖精下棋。印象最深的一幅画面是，朵儿垂着眼帘，一手托腮，一手兰花指举棋不定，微风拂过，吹乱了她看似淡定的表情，她皱着眉头眯着眼等着风停下来那一刻，我仿佛预见未来，那时她常回来看我，那时我已老态龙钟。

（刘振摘自台湾《联合报》）

2016年4月21日 图/亚薇

和六个孙子一一烧了香，随后走下丘陵。雪下个不停。

不久，我们来到小山下，仰望着三昧谷。浑圆的山头仿佛盖着一块白布，四周的茶树林和杉树林，隔着一道雪帘，随风飘拂。母亲是同释迦同一天去世的，我想她是回到雪中去了。就在这时，我们所走过的小道上，迎面有一位女子正向山谷方向跑去。她躬着背，在银白的山坡上奔跑。我吃了一惊，定睛一看，那正是母亲。那就是刚刚埋葬在深穴里的母亲！她背向着我们，头发蓬乱地向高丘上飞奔而去。那姿影很快消失在雪雾中了。这一瞬的幻觉使我颤抖。十九岁出嫁，生下五个儿子的母亲，除了起早贪黑照顾着异母兄弟之外，还兼任着修理木屐和在村中跑腿的差事，她一年到头都在雪地里东奔西走。

大雪一股脑儿下着，从天空到地面，垂直地无边无际地落下来，没有声音，仿佛是无数的根银线，一同刺向大地。

（秋刀鱼摘自《冬天的富士》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点点）



□ 爱玛胡

想成为 一棵树的男人

常常有老人临终前，子孙为难地找我，要我给个老人去的明确时间点。我接口，要赶在断气前回家，让老人在自己的床上离世，要不成了孤魂野鬼。子孙惊讶地点头，医生你也信这个？

有老人实岁73岁或84岁，我也随和地认同他们74岁或85岁，免得应了老话，阎王不叫自己去，骗骗阎王爷应该没关系吧。

当医生久了，慢慢知道了许多民间习俗。清明节自然要上山拜拜，七月半鬼门开，也跟大家一样，拿粉笔在地上画个圈，烧点儿纸钱，寄托哀思。你问我到底有没有鬼神？我不是出家人，我也不乱打诳语，我不说有没有，只说敬鬼神而远之。

有人跟我探讨生死阴阳，我但笑不语。

讲件事。

有个男人，一生在山上种树，闲暇时也在树下待着，抽抽烟，喝点儿小酒，不爱跟人说话，连家人也话少。眼看活了70岁，这天早上种树时突然心前区疼痛，从来没有过的疼痛，男人有种要死掉的感觉。男人年纪大了，自己想着去也够本了，可心里觉得有什么事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一时又没想起来着急，可不能这样走，唤家人送到了医院。

是急性心肌梗死，医生急诊进行了冠脉造影，男人血管情况不好，在术中病情也不太稳定，血栓抽吸后就下了台，收到监护病房。

那天我值夜班，带着小医生夜查房，巡视监护病房，挨个病人看。男人平躺着，倒没有不舒服的样子，各项监测指标也大致正常。我暗松口气，叮嘱小医生记得晚点儿给他复查心电图。转身看下

一个病人时，警报器响了。扭头看男人，已经开始抽搐了，还有临终前的叹气样呼吸，监护提示室颤。小医生机灵，一个箭步冲过去，跪在床上，开始心肺复苏。护士有经验，除颤器、抢救车瞬间推到床头，边电话通知家属到医院，万一见不到最后一面可麻烦。万幸，电

复律3次后，男人的心律恢复，有脉搏、血压，再过会儿，男人醒了。

男人环顾着他的我们三个，慢慢说道：“刚才我做梦，梦见我死了，成了一棵树，然后你们把我救活了。”口气平淡，像在讲一件稀松平常的事。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刚才他的一只脚确实已经踏进坟墓。

他接着说：“我早上疼得本来以为就是要死了，可我有话要跟家人讲，还不能死。但我没想起来要讲什么。刚才做梦，我突然想起来要说什么了，幸亏你们把我拉回来了。医生你跟我家人讲，我死了，不要立碑，把我埋在树下，这样我就可以长成一棵树。”

我看男人讲得一本正经，倒不知道该说什么，搪塞道：“话我一定带到，总有一天你会成一棵树，这是以后的事。现在先好好休息，待会儿你家人就来了。”

男人满意地点点头，闭上眼不再言语。

家人到了，男人果然把刚才对我说的话又对家人说了一遍，待老伴孩子都点了头才作罢。

出了门，家人问我：“医生，他是不是灵魂出窍了？”

我哑然失笑。我不知道。

我只是想：既然男人一辈子都在种树，想来他也理解树木的感受，不管怎样，满足他的愿望，将来把他埋在树下，也许他来生真的长成一棵树，可以活得很久很久呢。

不管前世今生，能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挺好。

（刘振摘自《北京晨报》）

2016年11月7日 图/许子轩

在沈阳上大学时，我曾认识一个来自吉林的外系女生，名叫阿瑶。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在她的宿舍，当时她正坐在床上专心致志地织手套。普通的毛线，淡紫的颜色，她织得极慢，一针一针，很用心的样子。而那只手套，刚刚织到分手指的位置，可以看出是一只左手的手套。

第二次去阿瑶的宿舍，是在两周之后，她仍坐在床上织手套，还是淡紫的毛线，还是那只左手的，五个指头刚刚织出了一点儿。我笑着说：“你织得也太慢了，真是精雕细琢！”她抬头笑了笑，并没有说话。

后来，我和阿瑶渐渐熟悉，去她宿舍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每次见到她，她都在织那只左手的手套。终于有一天，我见她织的手套并不是原来的那只，因为这只手套刚刚织到手指分叉的位置，还是左手的，和原来的那个一模一样。我问：“你不是又拆掉重织的吧？”她说：“才不是！”然后，她从床下拿出一个小衣箱，打开里面全是手套，有20只左右，都是淡紫色的。原来她织了这么多，其实是织得太

快，以致让我觉得她总是在织那一只。

我仔细翻看那些手套，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再仔细一看，我吃惊地发现，那些手套竟然都是左手的！我惊讶地问：“阿瑶，怎么只有左手的？”她淡淡地说：“这些手套都是给我爸爸织的，他只有左手。”一时间，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怔怔地看着那些手套。

当阿瑶织够30只时，我陪她去邮局给她爸爸寄手套。路上，她告诉我，她爸爸是为了救她才失去右手的。那时，阿瑶才10岁，她爸爸在县城的纸箱厂工作。一个周日，她去爸爸的厂子玩，纸箱厂的生产车间不休周日，她便在车间里看各种机器的工作过程，觉得十分有趣。其实生产车间是不准随便进入的，她是偷偷溜进去的，由于她个子小，谁也

没有注意到她。看来，她觉得还是爸爸操作的切纸机最好玩：那么厚的一摞纸壳，切刀落下来，便齐刷刷地被切开了。很长的纸壳从流水线上传过来，便被切成一段一段的。她走近切纸机，抬起头来看那锋利的刀口，手却不知不觉地按在了纸壳上。这时她爸爸转过头来，正看见这一幕，惊骇之下已来不及停下机器。他冲过去，左手拽住她的衣服，而切刀正飞速落下，她的手还按在纸壳上！爸爸情急之下用右手向上一挡切刀，左手一把扯开她，而切刀正好落下，爸爸的右手被切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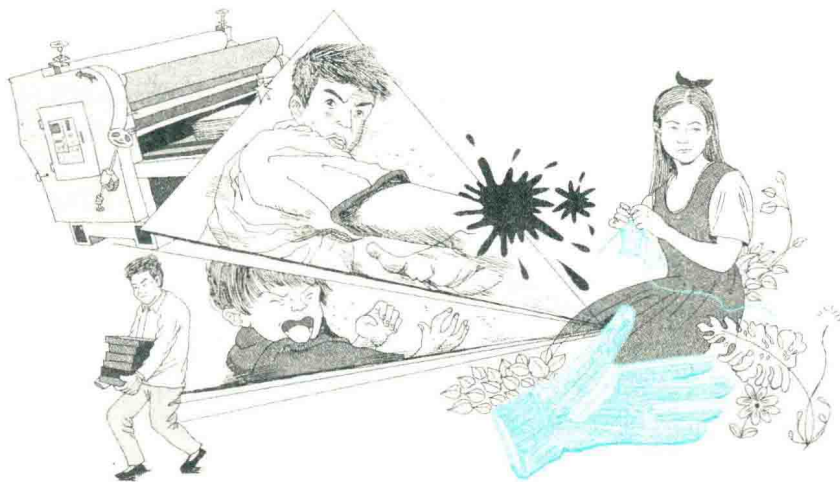
我听得心惊肉跳，阿瑶也流下泪来。她说：“我家本来就穷，爸爸因此又失去了工作，还成了残疾。后来，伤好之后，他就去砖厂干活，往小推车上装砖坯。砖坯又沉又硬，把他的手磨得不知脱了多少层皮。发的手套太薄，用不了几天就磨破了，我从上初中起，就天天给他织手套。我还做不了别的，就当是赎罪吧……”

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一个多么残酷又温暖的故事。我的心和眼睛，一下都湿润了。

（秋刀鱼摘自《祝你幸福》 图/兜子）

手套 只有左手的

兜子



看《奇葩说》海选辩手，有一期我印象特别深刻。

去的人叫师洋，是2006年一个选秀节目的人气冠军，但最近几年他淡出娱乐圈，开了一家淘宝店，经营得很好。

节目里他谈到自己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2010年他去参加另一个选秀节目，其间妈妈一直没联系他。比赛结束之后，他发现妈妈瘦了三圈，才知道她在他比赛期间去做了一个肿瘤手术。这时候，妈妈才告诉他，做完手术后家里其实非常窘迫。

他说：“当我去追求我的梦想的时候，却发现妈妈手里剩下的钱只有几千块了。这个时候我就决定，将自己的演艺事业放到一边，先面对现实。金钱虽然不是万能的，金钱虽然不能买来梦想，但金钱至少能给家人带来安全感。”现场很多人眼圈都红了，那种动容一定是因为有一样的感受。

所以每当有人给我发私信问，自己也想休学辞职去环游世界、实现梦想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的回复里，第一句话就是：你花谁的钱？我不是不赞成我们实现梦想，我只是希望我们不要再为父母的血汗钱来浇灌所谓的梦想了。

当我们满世界咋呼着要实现梦想的时候，有谁问过父母的梦想？

因为他们的梦想太简单了——就是看着我们过得好。即便有时候我们的选择太任性和离谱，他们也愿意倾尽全力去支持，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爱。

看了那期《奇葩说》，相比于以前的师洋，我更喜欢现在的他。因为当主持人问他，万一你这次失败了，没有入选怎么办？

他很淡然地说，没有关系啊。我有自己的收入，回去继续开淘宝店就好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一定要努力，就是为了在梦想和现实之间能够做到两全，就算暂时做不到，也不需要牺牲父母来成全我

你的梦想 是靠牺牲父母 换来的吗

□伊心



们的梦想。

努力之后，也许只是晚一点儿实现梦想，但至少我们不会让父母深夜忧心、焦虑不安了。努力，不仅是为了我们能好好生活，更是为了父母也能好好生活。

我另一个朋友，高考之前千方百计想学哲学。成绩出来报志愿的时候，他填志愿全填的哲学系，他的梦想就是当个哲学家。

他爸不同意，偷偷去了学校，找到老师，把他填好的高考志愿卡改了，全改成了金融。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当场就跟他爸翻脸了。

没想到一贯强硬的他爸说：“对不起，儿子，爸爸没用，不能给你自由自在选择专业的生活，这是爸爸的错。如果爸爸有本事，能让你不管学什么专业不管有没有工作都衣食无忧就好了。”

他听了特别难受。

所以上大学，我们都睡觉的时候，他早早起床考CFA（金融投资从业者专业资格认证）。我们都逃课的时候，他天天正襟危坐，每门课成绩都是最高。寒暑假我们都疯玩的时候，他在家附近找个地方上

自习，刷托福成绩。

他现在在投行工作，年薪三十多万，但每每想起爸爸当年的那段话还是觉得心酸。

我听他讲这一段故事，也特别难过，因为可怜天下父母之心。现在的我们，虽然没学自己最想学的那个专业，却仍然在生活中坚持了那一年的初衷，这不能不说是父母的苦心。

他说：“我这么努力，就是不想让爸爸再对我说对不起，也不想以后对自己的孩子说对不起。我希望自己成功的速度能再快一些，一定要快过我爸老去的速度。”

以前别人问我为什么要努力的时候，我曾说：“是因为人生有那么多就算你努力了也无法掌控的东西。比如你寤寐思服的那个人的心，比如父母渐渐老去的容颜，比如时间如流沙一般无可挽回地逝去。所以，对于那些努力了便能扎扎实实握在掌心的东西，为什么不珍惜、为什么不争取呢？”

可现在从文艺落到生活里，如果你再问我，为什么我们一定一定要努力？我只想说：“没有那么多理由，就是为了让你们可以不必那么努力。”

（刘振撰自豆瓣网 图/李坤）